

# 罗少伟与我军第一支仪仗队

□ 郑学富

1946年3月4日上午,延安机场。500名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他们一个个身着崭新的军装,英姿飒爽。这就是我军的第一支仪仗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陪同张治中、马歇尔检阅仪仗队。面对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美国总统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这支仪仗队的队长就是站在队列前面,那位身材伟岸、英俊威武的军人,他叫罗少伟。

罗少伟于1918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县蒲溪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他被抓壮丁编入杨虎城的警二旅四团一营三连三排当兵。1935年初,他参加了陕南抗日第一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随所部整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罗少伟所在的部队被整编为八路军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在代旅长杨得志的率领下,二出太行,过平汉线,挺进直南(包括现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豫北地区,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与活跃在该地的我党其他抗日武装组建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卢绍武任参谋长,罗少伟被编在一大队,开赴金乡、定陶、巨野、嘉祥、成武等鲁西南一带开展游击战。罗少伟因为作战勇敢,由一名战士逐渐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

## 二

武汉保卫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疯狂地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被分割成6小块,抗日根据地逐步缩小,进入最艰苦的时期。1941年12月17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全军按照“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础。1942年2月,军区在冀鲁豫边区的濮阳琉璃井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陆军中学,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兼任校长。罗少伟成为首批学员。

1942年9月27日,敌军集中了万余人,在10辆坦克、250辆汽车和一些飞机的配合下,兵分8路,对冀鲁豫边区进行了“铁壁合围”,妄图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这次“扫荡”,抗大附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罗少伟等50名教官和学员被敌人俘去。11月28日晚,罗少伟联络战友,夺取哨兵枪支,重新回到冀鲁豫革命队伍中。

罗少伟等夺枪越狱的壮举,当时轰动了济南,也轰动了冀鲁豫军区。1943年2月15日,冀鲁豫军区党委下达了《军区党务委员会为罗少伟等同志在敌狱组织暴动事告全军区党员通知书》,通报表扬罗少伟、黄兴华、傅伸臂、温元著等同志“威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陪同张治中、马歇尔检阅仪仗队。右前方站立者为罗少伟。

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革命品质和气节”。4月17日,军区《战友报》又在第4期头版位置,再次宣传英雄们的感人事迹。

## 三

1944年4月,罗少伟随杨得志率领的西进支队奔赴陕北,保卫党中央所在地延安。8月,罗少伟所在的第十一团被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一团。不久,开赴陕北甘泉县清泉沟,一边开荒生产,一边学习和冬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在重庆经过43天的漫长谈判,达成了和平民主建国共识,签订了《双十协定》。然而,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兵遣将,做着打内战的准备,国共军事冲突一触即发。12月,已经退休的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被社鲁门任命为总统特使,赴中国调停国共军事冲突。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签订《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2月,马歇尔准备到延安访问,周恩来立即电告延安的毛泽东。

为欢迎马歇尔访问延安,毛泽东决定组建一支仪仗队,代表我军列队欢迎。中央军委给教导旅发出指令,旅长罗元发决定由一团团长罗少伟、政委魏志明负责组建和训练。他们在全团精选了500名政治坚定、年青精干、仪表端正的战士,编成三个连,于2月5日开赴延安训练。

延安的2月,高原上的风十分寒冷,但是战士们在训练时汗水浸透了衣服,严格按照仪仗队的动作要点训练,如稍息、立正、蹲下、起立、敬礼、礼毕、跑步、齐步、正步等标准动作,有时一个动作要练习几千遍、数万次,他们都不厌其烦、认真刻苦地训练。大家认为,这是代表全军向世界展示军容军貌的难得机会,所以训练起来热情高涨,吃苦耐劳,有时甚至披星戴月,通宵达旦地训练。尽管每个人都发了一套新军装,但是他们在平时训练时却不舍得穿,怕弄脏弄坏了,留着正式检阅时再穿。这毕竟是我军的第一支仪仗队,领导十分重视

闲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书界钟爱毛边书与迷恋精印本、插图本、皮纸精印本、初版本、特殊版本、黑体字本等,对毛边书的钟爱渐渐发展为一种休闲文化,遍传世界各地。

毛边书在鲁迅、周作人的身体力行下,自日本传入中国。周氏兄弟在版本学家的眼中成了中国“毛边书”的鼻祖,而其共同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毛边书。翻开历史,上溯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武英殿曾推出过一种将印好的书页叠齐后不加裁切的“毛边书”,为铅印版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毛边书”的鼻祖。

丘吉尔出了一本书,把其中的一本毛边本送给了一个贵妇人。后来丘吉尔在开罗开会,就住在这个贵妇在开罗空置的别墅里面。他没事在书房看书的时候,看到他送的那本毛边书,很高兴地拿来看看,结果发现,所有的页面都没有割开。丘吉尔非常生气,因为那个贵妇根本不喜欢他的书,看都没有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朋友把他的书给你,要么去看,要么不让他看,也就是大不敬,纯属看不起人了。

毛边书的形式各异,开本多样,有天齐地毛的树根盘绕式,我国最早出现的毛边书,便是毛在书根,不在书顶,如鲁迅的《呐喊》《彷徨》初版本,爱罗先珂《桃色的云》等。毛边书朴素天然,不事雕琢,最受藏家青睐。作为一种文化情趣,它反映着“五四”文人精神生活的悠游和余裕,以其与文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现代文学在传播学意义上多了可资研读的美学要素。

毛边书边不切齐,虽有特殊的美感,但翻阅起来的确不如齐边的顺手。新买的书需要用裁纸刀一页页裁开,旧书因时间久了,书页的毛互相粘连,要十分小心才能将它们分开。有闲情逸致和藏书爱好的人可能会感到是一种乐趣,对讲求实用的读书人来说,难免会感到费事和麻烦。在如今信息化、快节奏的时代,通行的图书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毛边书看起来费时费力,日渐稀少,只能成为收藏者的爱好了。

民国以后,随着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商埠扩充势力,各种娱乐设施也应运而生,游乐场的兴建成为一大热门。有趣的是,这些游乐场除在各大报刊上刊登醒目的广告外,多半还自己主办游艺日报。这一报刊史上的特殊品种,不仅是游乐场历史沧桑的记录,也是供人们研究诸如戏剧曲艺、民俗风情、工商金融等发展的珍贵资料。只是由于当年购买者不固定,今天这些游艺报已难得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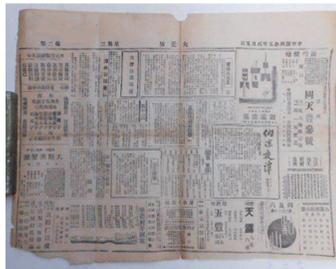
上海作为开埠较早的最大工业城市,在游乐设施的建筑规模和数量上蔚为可观。游艺报首先在上海出现。上海的“新世界”是继“天外天”“楼外楼”之后出现的一个较大的游戏场。1917年5月,它创办了《新世界日报》,在汉口路一家文焕斋刻字店里的一个小印刷架上代印。由天南佛徒(夏小谷)主笔,辟有社论、文苑、小说、歌谣等专栏。当时沪上虽有不少每三天或每周、半月出一期的小报,但这份每天出版的游艺报颇为新鲜,它开了小报日报的先声。随着游乐场生意的兴旺,无形中扩大了报纸的影响,销路从开始的数百份直达万份以上,并从原来只供场内游客购阅转为在全市代销,刻字店的老板为此还花钱购进了一部印报机。其他游乐场也纷纷仿效。正在建造中的大世界游乐场老板黄楚九,他想让大世界游乐场成为上海第一娱乐大本营,许以重金,邀《新闻报》的主笔孙玉声(海上漱石生)。同时约请邓散木、陆澹庵、朱大可、郑子褒等一批名家供稿。

1917年7月1日,在大世界游乐场落成之日,《大世界》日报也同时创刊,为四开四版一张,二、三版刊文章,将文中的栏目都别出心裁地冠上各种“世界”,如发表时局评论的“言论世界”;介绍艺员的“优孟世界”;连载小说的“寓言世界”;搜奇觅珍的“十洲世界”等。正末两版则是各个场所的戏剧、曲艺、杂耍等的剧目安排,以及商品信息,甚至连餐厅的食谱都无一遗漏。由于文章的质量和内容的丰富,《新世界日报》更胜一筹,所以销路也压过了对方。在近15年内持续出版了5000多期。可以说它是大世界游乐场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以1917年8月19日,出版的《大世界》报为例,政论方面刊载了女界同志大会的决议内容;词语研究有朱大可的“郁波里馆丛话”;在“优孟世界”的专栏里,登有“新剧丛谈”连载,所述早期话剧的史料也为后来一般著作所未提及。此外还有瘦菊的长篇小说连载,以及游大世界赋、翻译的意大利新闻、诗词笔记、乐场诗谜推等。在刊登的剧目介绍中也有不少值得我们珍视的,如这天报纸上介绍的关筱松的弹词,白云鹏、骆彩吾的大鼓,周珊山的苏滩,松旭齐、天左和日本百合子的魔术等。

《大世界》日报更真实地记载了诸剧种的演变历史,并留下了许多名角和团体的足迹,比如京剧界的孟小冬、绿牡丹、粉菊花、琴雪芳,人称“小活猴”的郑法祥、张少泉、陈善甫、韩金奎等,昆曲的老全福班和传字辈的“新乐府”“仙霓社”,以及越、沪、滑稽、扬、甬等各剧种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都一一在目,各种艺术样式达60种之多。《大世界》日报还附属办有《乾坤大剧场》《文明剧场》等戏报,专登剧目演出情况。

同年10月21日,上海又创刊了《劝业场日报》(劝业场即后来的小世界,原址位于豫园旁),也是四开四版,主编者署名苦海余生,内容也与《大世界》相仿。在文章版面上特意将栏目称为“茶话室”“美术馆”“习艺所”“展览会”“杂耍店”“古玩铺”等。在创刊号上陈蝶仙(天虚生)的创刊词里宣称其宗旨是劝进实业。文章有林杆的《髻史》,张冥飞的笔记小说,钱化佛的《魔术世界》,陈小蝶的翻译小说等,并刊有本场的影戏、滩簧、弹词、文明戏等。

以后几年,上海游艺报竞相



## 民国时期的游艺报

□ 王小梅

争出,如先施乐园周瘦鹃编的《先施乐园》报,永安公司路无涯编辑的《天韵》报,新新花园刘恨我主笔的《新新日报》,小世界游戏场姚民哀主编的《世界小报》等。

不仅沪上如此,外埠的游乐场也兴起了办报的风气。如南京夫子庙的大世界游乐场,自称首都第一游艺场,也办了一份南京的《大世界》日报,1929年9月创刊。这份日报实际上只能称之为较详细的戏单,它着重介绍游艺场九大剧场(平等阁、文明馆、自由台、安乐馆、共和厅、蓬莱杂耍场、露天电影场等)剧影节目,另有美化戏院的专栏介绍。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后,它在首版辟出抗日宣传栏,提出“国难当前,同胞猛醒!我们决不能让暴日侵占我国一寸一寸的土地,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全国同胞要一致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等,并刊登抗日口号,介绍抗日新剧,如顾无为新编的国难惨剧《东三省》,美化戏院的《卧薪尝胆》等。还增设了“抗日救国声”,专登来自东北的通讯。如1931年10月6日的《大世界》报上刊登了沈阳通讯,报道了日军在辽宁皇姑屯的暴行:“在日军检查岗前,国人稍一口吃,即枪杀!南关大街日军荷枪上刺,横前而行,商店闭户,行人凄然……”这种强烈的倾向是其他游艺报所没有的。

此外,以“大世界”为名的还有杭州出版的《西湖大世界日报》,由任壮飞、朱瘦狂、范天蕉等人编辑。内容上商业广告居多。《西湖大世界日报》基本上是仿照上海的,场所名称几乎相同,如共和厅、群芳台、文明剧场等。

在云南昆明,游艺园比较晚起。1930年出现了金碧游艺园,并在同年11月29日创刊了一份《金碧游艺园游艺日报》,在发刊词中揭明宗旨是“用诙谐的语调,以语体文宣传金碧园对于本市群众间所贡献公共娱乐,及辅助社会教育,唤起美化艺术化的热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也在创刊号上撰文,提出游艺园应避免“如京沪游乐场一意迎合社会低劣嗜好,藉博厚利,致遭有识者之诟病。”这份日刊主要记述游艺园节目与人物,如绿牡丹黄玉麟的传记,报道外国外埠新游艺设施,及小说连载、滑稽讽刺小品等。

珍赏

一本一刀毛边书

□ 王家年



藏书原是为乐趣而来的事,搜求毛边书便是这乐趣的一种。“毛边书”,现已鲜为人知,它是书刊收藏的珍品。所谓“毛边书”,又叫“毛边本”,是印刷装订后的书,除装订的一面外,其余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削。你要看书,得耐着性子,将书页裁开,摸起来,毛茸茸的,故曰“毛边书”。

真正的毛边书的规格,只裁地脚,不裁天头和翻口。裁了下切口地脚的书,与一般的书一样,放在书架上容易站立。不裁天头和翻口,目的有二,一是相信读者一定会裁开看的,这是把读者当知音看待。毛边本是赠给好朋友的,应属非卖品。二是看书时,是翻阅书的翻口外切口一侧。看的时间长了,书边会变脏发黑,可以用大型切纸刀顺着边切一切,边上就又干净了。装订得好的送人用的毛边本,常附带送一把裁纸刀。讲究的裁纸刀,用象牙磨成薄片状,品相完美,做工精美,便于夹在书中附送的,兼具书签用途。也有精致的钢刀,不能当书签。

毛边书最早出现在古代欧洲。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出版社曾为中古的贵族阶层生产过毛边书,读这种书,需手持小刀,边裁边读,契合了当时的休